

散文組
冠軍

盧荻菲爾

本性懶散好享樂，卻幸運地繼承了一點爺爺的冒險氣質、外公的文學素養、父親的音樂才幹、母親的豁達性格和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蘊，才得今日一番小小成就。即將踏入社會，物質之錦衣玉食與精神之文學音樂，魚與熊掌我欲兼得。



阿潘其人

作為現當代文學的老師，阿潘有着文學院最特立獨行的靈魂。他似乎是現代科技的排斥者，比如他沒有手機，長年用手洗衣，家中沒有電視，甚至，他不用電腦。

在現代社會，我們或情願或不甘，卻都習以為常地被現代通訊束縛在地球表面人人得以觸及的地方，沒有一點私隱，而阿潘卻如一抹遊魂般地飄在空中，讓人抓不住也摸不着。他自得其樂，我們惶恐不安。聯繫他是個大問題，因為手機號碼那幾位數字和郵箱地址那一串英文對他毫無意義，更不用提人見人愛的社交聊天軟件。想求見阿潘的方式有二：在他上課的班級後門進行截堵；或者，按照他開學時留下的家庭住址，在他家門口自製的聯絡信箱中留下便箋。那麼第二日，阿潘郵箱下的小木盒裏便靜靜躺着書有纖長字體的回箋：

明日下午二時至四時，我在圖書館靠湖一側的銀杏樹下讀書（從中央道往裏數起依次是梧桐三棵，松兩棵，楓樹過後便是銀杏），同學有空可來晤面。

阿潘在學生中人氣高居不下的原因，除了他驚世駭俗的生活作風，還有他與同系老師葉婷婷的八卦。坊間謠傳阿潘和婷婷大學就是同學，婷婷溫柔賢淑，阿潘風流天真，畢業後又一起留校做了老師。阿潘心傾婷婷，無奈婷婷無心阿潘，嫁作人婦，阿潘便一生未婚。這簡直是林徽因與金嶽霖曠世奇緣的現代翻版，讓無數中文系女生在茶餘飯後黯然神傷。

我和婷婷老師關係甚好，課間常和她在課室外的欄杆處聊天，阿潘有時會過來與婷婷說話。那時阿潘的課室有人錄視頻資料，阿潘就對攝影師說隔壁的婷婷老師比他講得好，然後把攝影師推到了婷婷班上。婷婷極不喜歡那個錄影機，覺得很不自如。然而阿潘和她說起時，她只是溫和地笑了一下。再下課時，阿潘從走廊另一端的課室跑過來，還是那件咖啡色的夾克衫，撐在他瘦瘦的身軀上，彷彿是定格動畫裏的人物在一跳一跳地跑動。「葉婷婷，我想起來了，那個是XXX的XXX！」然後自己哈哈大笑起來。婷婷也女神般地微笑着「嗯」了一聲，他們兩個面對面互相笑着，我夾在他們中間好像十分多餘。

我是婷婷班上的學生，不過在文學院裏走一遭，沒上過阿潘的課絕對是一種遺憾，於是大學第三年得空就去旁聽阿潘的課。碰巧阿潘都是早上的課，常常能在去學校的校車上遇見他。見他拿着包子豆漿興沖沖上車，我走上前坐在一邊攀談：「潘老師還沒吃早餐呢？」阿潘悠悠地回答：「其實不吃也行，不過吃了上課會精神一點。」想來阿潘無三餐固定時間，也無具體睡眠作息，餓極便吃，睏極便睡，時而一日兩餐甚至一餐，卻疾步如風，真可謂「精神矍鑠」。學校在城郊建了新的校區，談及研究生搬家的事，阿潘就說了一句話：「那我只好跑過來啦，我在這裏也沒有房子。反正我覺得雅典學院裏的人，都慢慢要變成機械工了。」後來陸續有老師上車，我讓了座，席地坐在阿潘腳邊的台階上。幾個男老師談及上一

屆世界盃，阿潘興致很高：「我那時候要批考卷，晚上就一個人拿着考卷到廣州路上的那家麥當勞裏，那裏有電視轉播。我批改到兩三點再看球，看完球再繼續改考卷。」

我們到了新校區的候車室下車，等着上課，有一句每一句地聊着，零散地說到了婷婷。我說起有天傍晚看到婷婷在外散步，說年紀大了練練腿。正待要說下去，阿潘率真地問：「是和她老公一起嗎？」我一時語塞，不知如何應對。他很快意識到我的困窘，便說道：「肯定和她老公啦，也不可能和別人啊。」

說曹操曹操到，婷婷穿着黑色襯衫氣質端莊地走進來坐在我右手邊，剛開始一直和我講話，之後又不願冷落了阿潘，便隔着我和阿潘聊起天來。

「潘知常，你跟人借錢沒還吧？」

「你怎麼知道？誰告訴你的？」

「聽別人說，我們院一個老師跟人借了十塊錢沒有還，借錢那人跟他還不認識，我想也只有你了。」

「我那回考前一天來新校區給學生答疑到晚上九點，那時候已經沒有校車了，我只好去搭地鐵。到地鐵站的時候才發現不知怎麼把自己那個塑膠袋弄丟了，錢也在裏面。那時身上一分錢也沒有，又不好意思跟學生借，要是在江北的校區我就直接從長江大橋上走回去了……」最後一句已經把婷婷逗得前仰後合了，「我就想着去找秘書，秘書又不在，只好去敲隔壁歷史系的門，就借了十塊錢，讓秘書下回幫我還了，可估計秘書聽錯了，開學就還了四塊錢，真是鬧了笑話。」

後來他們又聊到博士生見面會，形式大於內容，阿潘自然是不去的。「現在的年輕人，倒是很關心跟哪位知名導師，從了哪個學術宗派，問起具體知識，卻不見探索，一個個答得支支吾吾。」恐怕我也只有這時能從阿潘對學生一向溫潤寬厚的眼神裏，抓到一絲一閃而過的不屑。談及上完課後兩人怎麼吃飯，婷婷的幸福溢於言表：「有現成的飯菜等着我呢。」阿潘是一貫的淡然：「高興就去吃雲南米線，不高興就不吃啦。」

阿潘愛學生，也很愛雲南米線，在路上碰到我們，常要請我們吃飯。學校旁邊的雲南米線按配菜種類由少到多分為秀才、舉人、進士各個等級，直到最多配菜一碗六十六的狀元米線。阿潘讓我們點菜，我不願讓阿潘破費，說我們幾個是本科生，沒資格吃舉人進士米線的，吃兩鎰的秀才米線最符合身份。阿潘笑着說我們這麼努力，幾個同學考上本校的研究生，幾個要去美國讀書，我要去香港，起碼可以吃多一味海鮮配料的舉人米線。等學成歸來，那更是能吃那進士米線了。我們開阿潘玩笑，說他是教授，豈不是要吃那全家福狀元米線，弄得阿潘很不好意思，又不知如何推辭，硬是紅着臉忍痛割愛，在米線店裏點了一盤炒飯。

我和眾多同學都曾試圖八卦過阿潘和婷婷，婷婷對我說：「我們兩個幾十年同學同事下來，打打鬧鬧常有的，你們別當回事。」阿潘只是臉紅，像個着急的小孩：「沒，沒有的事！」

阿潘一向為人師表，從無遲到早退，但每年的六月四號若有課，阿潘定是不去的，這是中文系的常識。一次被學生問及此事，阿潘不願多提，只讓我們不要太熱血，少去參加各種集會遊行。那陣子日本政府發表了囂張的言論，學生中反日情緒很高，有人組織抗議的遊行活動，阿潘就一個宿舍一個宿舍地勸說，阻止學生參加遊行。不少學生年輕氣盛，覺得阿潘貪生怕事，小題大作。我卻清楚阿潘的心痛，只因有次阿潘講課講到 80 年代末的文學創作和知識份子，突然哽咽失聲。他自知在學生面前失態了，想壓抑住情緒，卻越是壓抑，越是控制不住，終究慟哭起來，黑髮中的幾根銀絲像風中掛在樹梢上的微雪，不住顫抖着。許久之後阿潘才說：「我有學生參加了運動，後來再也沒回來。」

城裏為了修地鐵，強行粗暴地砍去了大量代表城市記憶的梧桐樹，市民感到非常痛心，我也在網絡上號召有識之士用各種理智的方式保護行道樹，最終發展成為不違背法律、不煽動情緒的理性靜坐活動。阿潘知我是活動發起人之一，屢屢告誡我注意安全，不要出現在活動中。「你是獨生女，你們大學生都是天之驕子，如果有甚麼事，如何對得起父母老師？」活動當天我還是辜負了阿潘的苦

心，隻身來到了現場，卻遠遠看見那個瘦瘦的穿咖啡色夾克衫的身影，捧着本書靜靜坐在人群中，右臂繫着代表保護梧桐樹的綠絲帶。我頓時百味雜陳，熱淚盈眶。突然就覺得，也許很多年後，我已經不記得詩經研究的各家學說，背不出「若有人兮山之阿」的後面一句，講不清何為文學何為存在主義何為結構批評，道不明每個時代的知名作者代表作品，但我永遠會記得是怎樣的人，怎樣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人文氣質，為我樹立起一片澄澈的精神世界，守護我生命中那些珍貴的東西，不會在歲月和現實的磨礪中失去溫度。

畢業典禮之後的酒會上，阿潘有些微醺，他記憶力驚人，竟記得四年前見我第一面時我的穿着。我記得師生握手的時候他瘦弱的手出奇的暖，還記得那晚皓月當空，我們就這樣坐在草坪上說了好多話，關於學術和理想，關於小學應該如何做，關於人文的價值，關於很多事的評判標準。他的心裏應該有廣闊的大海，而我恐怕就是山間的一汪泉水，或是雨後城市路面的一片水窪。我看見阿潘的海裏有一輪明月，阿潘卻說，抬頭看，月在天上。大學四年我學會了仰望，便發現我這小水窪裏也真真切切地映出了明月的影子來。

道別時，我纏着阿潘在畢業冊上給我留言，他掏出那枝用了很多年的鋼筆，寫下了六個字。當年建新校區的時候，各個院系在荒蕪的後山上植樹並掛上寄語，阿潘健步如飛第一個爬到山頂，得意洋洋地種下他的樹苗，樹上掛着的也是這六個字：「遠望可以當歸」。

得獎感言

能夠得獎非常高興，感謝父母對我的培養，否則我也不可能在南京大學得到人文精神的洗禮，更不可能在城市大學得到展示自己的機會。也要感謝鹿，你讓我心安理得地懶惰，也讓我心甘情願地奮鬥。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感謝故事的主人公「阿潘」。阿潘確有其人，文中的素材大部份也來自於我自身經歷和同學的回憶，他可以說是活得很出世的一個人，身上散發着濃厚的人文氣質。然而在中文系的許多老師身上，我們或多或少都能感受到這種氣質，這也是我不願意把阿潘塑造成一個人文精神楷模的原因。阿潘就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完美，但他明辨黑白、胸懷天下。我們都可以是這樣一個人，無論出世或是入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 評審意見

韓良露女士

此文刻劃人物阿潘極傳神，溫和的文字素描出此人輕簡卻耐人尋味的諸多特立獨行之事，沒有理論與高調，卻寫出了阿潘作為城市高等知識份子仍保有的自然與純真的人文初心，用阿潘對比中國傳統的阿 Q，更讓人看到了深潛的人文進化的生命能量，此篇寫出師生文化傳承的感人，切實地表達了言教不如身教的智慧。

黃子平教授

文學院潘教授的人物素描，其重心卻落在「大城市護樹的理性靜坐活動」，具體呈現「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人文氣質」——「遠沾可以當歸」，允為佳作。

章詒和老師

鮮活與激情是這篇文章的基本特點，也是特長。

在散文裏，寫出一個有血肉的人是比較難的。他筆下的阿潘是有血肉，有性格的人。開頭就與眾不同：他不用手機，沒有郵箱，「如一抹遊魂般地飄在空中，讓人抓不住也摸不着」。之後，作者寫了他如何食宿，如何喜歡一個女同學，如何借錢搭乘地鐵「借十元，還四元」，如何根據學歷高低請同學吃不同檔次的米線。這些細節使阿潘一下子「立」起來了。

但是打動我的，也是最出色的地方是寫阿潘在每年 6 月 4 號的行為態度。他勸同學「不要太熱血」，「少去參加各種集會遊行。」但是，他對昔日情景沒有一刻遺忘，竟至「慟哭起來」。在保衛城市梧桐樹的活動中，「阿潘捧着書本靜靜坐在人群中。右臂繫着綠絲帶。」寫到這裏，阿潘已經成為一個形象，鮮活而激情，足可記憶！

語言也不錯，比如作者說，已經記不清阿潘老師的講課內容，但由於他的授課，自己今後「不會在歲月和現實中失去溫度」。

”